

百將傳

一之三

| | |
|-------|---|
| 漢書門類 | |
| 二五三七號 | 函 |
| 九一 | 架 |
| 一三 | 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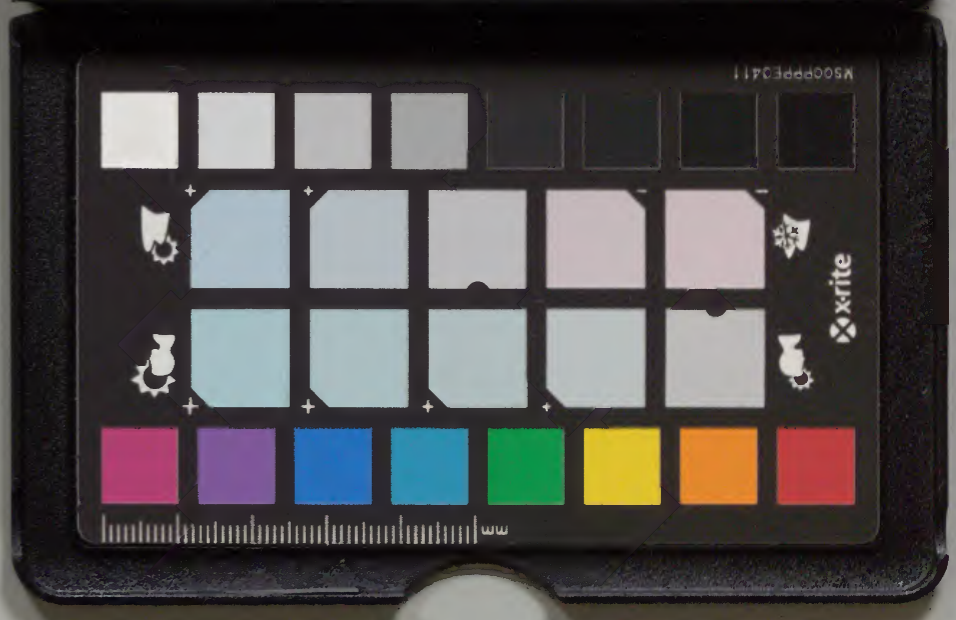
| | |
|-------|---|
| 內閣文庫 | |
| 二五三七號 | 函 |
| 九一 | 架 |
| 一三 | 冊 |

兵家二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537 |
| 冊數 | 5 (1) |
| 函號 | 299 268 |

共五本

299-268





新刻釋註標題

萬曆癸巳歲孟夏書林萃慶堂余泗泉梓

武經百將正義

漢文庫

批評正續百將傳序

粵稽古重刊世即四方寧謐未嘗去兵

蓋為保治計也夫兵不可廢則兵之法亦不可廢兵法不可廢則古先名將所歷試而底績者後人所當推求而考鏡者矣譬諸醫之方奕之譜凡業斯術者不容不披

正列子并傳言本
閱焉東光張氏揭古百將以傳之而旰江
何氏復取宋元名將四十人續之各各舉
其行事之實或以節制勝或以權謀勝或
以竒詭勝或以奮擊勝或以用間勝或善
連援與國而勝或善招降納附而勝或善
用衆或善用寡而勝其運籌決勝不同要

皆出獨智集衆思上之俾益於國家下之
可法於後人者也二書相為發明誠兵家
之筌蹄顧刊刻久魯魚亥豕者多大為學
者患不佞因諸友請釋武經校正傳又併
取此傳以校之且於凡合於兵法者表之
行事有得失者表之後先有相符者表之

其於輕重斷截處亦加圈點分截之蓋惟
與一二同志詳為講解以求會古人之心
法焉耳坊間周氏請刊本以廣其傳其間
得失愚不自知然學者由此以明傳意是
亦由顯通微由粗入精之一助也四方志
士幸勿以余為銜玉云

萬曆己丑歲孟秋吉日 東浙古虞趙光

裕書於英武堂

新刻官板批評正百將傳目錄

卷之一

周齊太公

吳孫武

越范蠡

齊孫臏

田穰苴

魏吳起

秦白起

秦王翦

燕樂毅

趙李牧

卷之二

趙趙奢

趙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漢韓信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卷之三

漢陳湯

漢馮奉世

漢鄧禹

漢寇恂

漢馮異

漢岑彭

漢賈復

漢吳漢

漢耿弇

漢耿恭

卷之四

漢王霸

漢臧宮

漢祭遵

漢馬援

漢班超

漢虞詡

漢皇甫規

漢張奐

漢段紀明

漢皇甫嵩

卷之五

漢朱雋

魏張遼

魏張郃

魏徐晃

魏李典

魏鄧艾

魏司馬懿

蜀諸葛亮

蜀關羽

蜀張飛

卷之六

吳周瑜

吳呂蒙

吳陸遜

吳陸抗

晉羊祜

晉杜預

晉王濬

晉馬隆

晉周訪

晉陶侃

卷之七

晉謝玄

燕慕容恪

秦王猛

宋檀道濟

宋王鎮惡

梁韋叡

梁王僧辨

陳吳明徹

魏崔浩

魏于謹

卷之八

齊斛律光

周宇文憲

周韋孝寬

隋楊素

隋長孫晟

隋韓擒虎

隋賀若弼

隋史萬歲

唐李孝恭

唐尉遲恭

卷之九

唐李靖

唐李勣

唐蘇定方

唐薛仁貴

唐裴行儉

唐唐休璟

唐張仁愿

唐王駿

唐郭元振

唐李嗣業

卷之十

唐李光弼

唐郭子儀

唐李抱真

唐李晟

唐李愬

唐馬燧

唐渾瑊

唐王忠嗣

梁劉鄩五代

周劉詞五代

批評凡例

一凡諸將行事有關於成敗者必逐字加圈點以示提綱挈領之意餘則畧之

一凡諸將議論有關於成敗者亦必逐字加圈點若浮文則雖美不預

一凡諸將行事議論有前後昭應者亦必每加圈點欲學者知始知終

一凡國號如秦楚齊燕趙韓魏及蜀吳魏宋齊梁陳隋梁唐晉漢周金元其有交涉處必舉其國號

而圈之以示別識

一凡帝王將相謀臣策士凡有係於某事之大者必就其名加一直以示別識

一凡州郡并地方之名有為事情所係者亦每加圈以示別識

一凡諸將實迹每一事記完處必加一大圈又如以下文毫無干涉者再加一畫以分截之亦肢分節解之意欲使學者有分曉

一凡諸將行事有合於兵法者必表而出之若本傳

之後原自引法比擬者大都不贅

一凡諸將行事有前後謀畧相似者必表之曰此與某人某事相似欲學者會而通之以得行兵之法

一凡諸將行兵或主節制或用權謀或憑勇力每各不同必總揭其大意於首欲使人悟行兵者作用之不同

一凡諸將或槩其生平事實總筆在首處欲人一見其姓名即知其行事而不難於考鏡耳

一凡諸將行事不必其合法與否但逢長篇每敘一
此段記其其事者欲易醒人目不難於分別耳

新刊官板批評正百將傳卷之一

東光 張 預 公立南集

東浙 趙光裕 克榮南評

金陵 周曰校 應賢南刊

周齊太公 吳孫武

越范蠡 齊孫臏

田穰苴 魏吳起

秦白起 秦王翦

燕樂毅 趙李牧

按太公用兵固以仁義為主亦以權謀為用

公之行事最多而作傳者獨畧之豈以

其傳敘謂其行事多在權與奇計則可謂其陰

於恐當作奸史記作奸

周齊太公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東夷之士先祖嘗封於呂本姓

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

漁釣於周西伯西伯將出獵上之曰所獲非熊非羆

初知非虎非龍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

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

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

伯拘姜甲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尚三人者求美

女奇物獻之於紂以出西伯西伯歸與呂尚陰謀脩

併商政則不知西伯太公之心

不信卜垂而彊行以平商

是其不惑於鬼神受不阿知也

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當世之言兵又

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文王崩武王欲修文王

業師行師尚父師之尚之父之將伐紂卜龜垂不吉

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遂行武王已平商

而封師尚父於齊唐上元元年封太公為武成王

吳孫武

蘇子曰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周宗太公陰權而興王業是也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

主於嚴整所

正百各專平本

謂節制之師也

廬欲試以婦人而孫武可之者正將以法行自近也

始歸罪于將而有之者所以服其心也繼歸罪吏士而斬之者所以正其法也

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既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

斬隊長而兵遂整齊此見法令之行

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相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疆楚入

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孫子曰法令執行又曰君命有所不受武之斬

三隊長是也

越范蠡

按蠡當吳越之際堅貞忍耐以存其國且又能前後見幾而作真高品也

范蠡越人也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

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

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

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

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

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上會稽山也吳王追而圍之

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柰何蠡對

曰持滿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宛傾者與人人道尚

自節事者以地時不至不可強生卑辭厚禮以遣之

不許而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蓋勾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

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身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

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

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

天地人三語是他終身運用屈伸之術其請為臣妾以滅吳皆此術也

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諫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耶身自耕作犬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

越王使文種行成于吳吳信宰嚭而許之越王得以復國

此亦吳王善于任侯

前引范蠡甲辭請成之言是足以存越此現逢同厚吳承弊之言是足以亡吳且又現文種貸粟上事之言是又能審動靜之機越直有人哉

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若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乘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

此乃卑而驕
之意

信宰嚭而殺

子胥吳安得
不亡

此正中越臣
之計所謂乘
其弊而克也

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文陵
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上
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太宰嚭
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
王王前欲伐齊員強諫已而有功是用反怨王王不
備伍員必為亂因賜子胥屬鏹劔以自殺勾踐召
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
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
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

至此而後越
之君臣其計
行其志慰矣

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如子也諸御千
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
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
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
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
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
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
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
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王趾而誅孤

吳王使公孫
雄行成于越
越王听范蠡
而不許吳王
遂以滅國

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非其子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出也吳王謝曰吾

此下皆記范
蠡明哲保身
之術

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面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徒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

此亦知彼知
已道

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
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共患難與處安為書
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
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已雪耻臣請徒會稽
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加誅於子
范蠡曰君行令臣任意乃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
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
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
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木之極也久受

前段見幾干
越此又見幾
于齊蠡直識
時之士哉

前有堅忍之
守而徒容以
號吳後有明
所之見而先
去以保身賢
哉

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于陶今之海陶
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
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父子耕畜候時轉物逐什
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范蠡三徙成名於天
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

孫子曰屈力殫貨諸侯乘其弊而起蠡因吳有
黃池之會而伐之又曰君命有所不受蠡謂已
屬政而逐吳使是也

齊孫贖

按臚之兵法
固有傳受况
遭困辱故愈
加機變不可
及

陽忌喜見孫
子便見后来
成功之由

先以我之所
短博其所長

孫臏生阿甄之間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
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
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
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
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竒竊載與
之齊齊將田忌喜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
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
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
田忌遂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

逐

魏伐趙而自
救之魏伐韓
而齊人救之
兩出師而皆
勝者皆孫子
之善用謀也

前與田忌救
趙則使之疾

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
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
金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
後魏伐趙趙急請救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
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
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
亂紛紀者不控捲救闖者不搏撒批亢擣虛形格勢
禁則自為解矣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
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

孫子兵法

卷之二

九

之大梁而卑
魏人什趙以
自救後與田
忌救韓則不
徒直走大梁
而又且滅灶
以示怯廢之
用兵神矣哉

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
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邲鄆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
軍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
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彼
三善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
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十里
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
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
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

斫樹白書不
過欲識龐涓
之至否耳

軍與其輕銳倍日拜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
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
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
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
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
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
孺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
臆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臆令田忌走大梁而解趙

圍又曰勇怯勢也臆因魏輕齊而滅竈示怯是也

齊田穰苴

穰苴之用兵
士於約束嚴
明士卒親附
故能不戰而
屈燕晉之兵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

以婦人試
公而穰苴亦
欲得寵臣監
軍孫武斬隊
長以立法而
穰苴亦斬莊
賈以徇軍法
用心一也

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不請君命而斬實此見其法令嚴明

既斬莊賈文斬君使之僕其法令嚴明矣且善撫士卒而人皆樂戰則心志并一矣故不戰而臣晉惠之

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駒馬之左騾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

師行師而拘循士卒是文能附衆也出戰而燕管罷兵是武能威敵也此見其合法慶且不自晏嬰之言

食最此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益以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諧於景公景公退穰直穰直發疾而死其後齊威王用兵行威大倣穰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

直兵法

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穰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又曰法令執行穰直斬莊賈以徇三軍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穰直士卒爭奮而燕晉解去是也

魏吳起

按起之用兵善撫士卒故所向有功特制行不良故始事魯而魯君疑之中事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

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千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魯君疑之謝吳起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

魏而魏君疑之未事楚而遂見殺於楚焉殺妻拜將是薄於妻殺謗已者二千是薄於鄉母死終不歸是薄於親楚其忍人哉此上皆記其手魯之事

起之用兵取
勝者全在撫
綏士卒得來

此一段是起

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以
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囊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
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
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
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
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
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
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

以名言所謂
起不自著
也

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正
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
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壺關有羊腸
坂在太原晉
陽西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
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
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
也揚子曰使起之用兵每
若斯則大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
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
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

起用兵量善
曰論相則屈
於田文辭公
主則賣於公
叔之僕是人
之才固自有
長短也

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
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
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宿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
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
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
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
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起
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

以上皆記其
事魏之事

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
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
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
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
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
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
楚楚悼王素聞起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
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
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

此上皆記其事
秦楚之事

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
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殺吳起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起與士分
勞苦又曰輔周則國必強起守西河而秦兵不
敢東鄉是也

秦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魏於伊闕斬
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
六十一攻趙拔是狼城攻楚拔郢楚王東走徙陳秦

按白起行矣
善於出奇制
勝特殺戮不
甚所以有杜
郵之報

此馮亭為韓
之深謀實則
嫁禍於趙矣

平陽之言守
國之謀平原
之言強國之
謀非使趙王
不以趙括代
蓋頗則必不
至有長平之

以白起為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二晉
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
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
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
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
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
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
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
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

敗者每每以平陽為是平原為非固矣

觀此則趙之敗也君臣當各任其責

陽君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陷趙軍取二鄣四尉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軍奪西壘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誚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

曰起之勝趙全在伴走設奇與絕趙之根援也

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洩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主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晉內陰相殺食來攻秦

因其不樂為秦而詐坑之豈順天應人之師

韓趙二國使蘇代遊說應侯遂許割地以和而阻白起之用起遂與應侯成隙杜郵之禍萌於此矣

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擊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雖周

許韓趙割地以和此亦交鄰之道但息武安之功而欲以此阻其用應侯亦不善謀國矣

召出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齧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

武安不欲攻
趙者蓋恐趙
應其內諸侯
攻其外也秦
王不聽卒如
其料奈何反
信諫而殺之
竟哉

此正所謂趙
應其內諸侯
攻其外是也

不任行險攻邯鄲少利秦益發佐陵陵兵亡五校
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
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
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
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
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
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
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

九之終不應
命者以武應
侯有隙非其
不好軍功也
竟為應侯所
害則不知明
哲保身之道
矣

起於趙人有
怨而於秦國
實有功秦王
殺之過矣

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
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
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
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
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
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
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
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
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

皆祭祀焉何安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

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倦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

孫子曰以利動之以本待之起佯北致趙軍而

以奇兵劫之又曰諸侯乘其弊而起起謂趙應

其內諸侯攻其外是也

秦王翦

王翦者頰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攻趙歲

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燕使荆軻爲賊於

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劔而

按翦之用兵識多寡之宜慮勝而後會

如奕世舉手擬定不勝不

下

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秦諱楚故云荆也荆兵敗還擊魏魏

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

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

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

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

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

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勢一作斷其言是

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

因謝病歸老於頰陽李信攻平與音余蒙恬攻潁大破

此是其識衆寡之用

始終只一言
此見其識見
之定

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
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
壁殺七都督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
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
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
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
軍勿復其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
人不可始皇曰唯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
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

此是其明哲
之見所由以
安位行志者
也矧其善於
保身而其善
於用兵亦可
見矣

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
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
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
五輦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
王怙音中而不信人全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
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
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
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
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浴而善飲食撫循之

必待軍中戲
而後用者所
以亦士氣也

知士卒可用
而後用以破
荆非老成鎮
密何能若是

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
石超距漢其延壽拔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
兵法飛石重十二月為机發行三百步延壽
有力能以手拔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軍數挑
之拔距超距也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今壯士擊大
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
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
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
齊地秦始皇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
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

殺戮太多身
且不保何待
三世

按殺之為燕
勝齊全在約

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
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
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
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
離已三世將矣君無仇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翦謂伐荆當用六十
萬人又曰謹養勿勞并氣積力翦堅壁休士投
石超距而後用是也

燕樂毅

與國且若其
入臨淄下七
十里城則其
獨力也燕以
騎劫代之而
勝其成功惜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文侯
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樂毅賢好兵齊大敗燕昭
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於是屈身下士先禮
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
客禮待之遂委質燕昭王以為亞卿時齊湣王強南
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服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
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
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
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地大

樂毅連四國
之師以破齊
遂乘勢獨入
臨淄下七十
餘城可謂勇
矣而不能下
莒也即墨兩
邑者何哉蓋

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
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昭泰以伐
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
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
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拜護趙楚韓魏燕之
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
至于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
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
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嚮士封樂

樂毅連四國

二三

在殺久戰則
氣耗而在西
邑則氣勵耳

教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

田單行反間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

以去樂毅正

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

如應侯行反

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

問以去燕頗

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

然一則曰燕

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

正已疑樂毅

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

一則曰趙王

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

已怒燕頗此

見反間之得

入皆君以之

不信致之也

不信致之也

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

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

燕以騎劫代

詐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

以趙括代廉

盡復得齊城而迎棄王於莒入于臨淄燕惠王後悔

頗相似故其

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

取敵亦相似

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

燕王請教之

請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

意只是恐趙

齊報先王之讐言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

用教而乘弊

將軍之功哉左右設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

以伐燕也

將軍之功哉左右設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

以伐燕也

將軍之功哉左右設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

以伐燕也

將軍之功哉左右設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

以伐燕也

將軍之功哉左右設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

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保計事將軍過聽以
 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
 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
 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
 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
 數之以罪臣恐侍者下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
 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
 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
 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樂毅之報書
 亦只恐燕王
 之信誑被誅
 如伍子胥耳

此教之真情

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
 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
 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
 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受命擊齊大敗齊入輕卒銳兵長驅至國
 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噐盡收
 入燕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臣聞之善作者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
 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

君臣之間原不相孚而燕王之封樂間樂毅之往來通燕皆不過羈縻云耳

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隨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毅卒於趙

孫子曰衢地則合交毅約楚趙韓魏之兵以伐齊又曰城有所不攻毅不取莒即墨是也

趙李牧

李牧者趙之比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嚮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謂李牧李牧如故

按牧之守邊全在自守以為勝真守將也其後委之以少而殺之以大者又其秀敵之術

牧之保守如此乃自豚之道也故人雖

視之為怯而收終如故也

李牧之守邊必欲主退守

與主弱之伐荆必欲得六

十萬相似而皆卒如其言

者蓋其所見者審也

舍小以圖大

此見牧之善用兵而趙王

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

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

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

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

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其

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

人能破敵用將者賞百金穀者十萬人悉勤習戰大縱畜牧人

民滿野匈奴小入俾比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

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

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

近趙邊城趙樺襄王初庶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救

燕拔武遂方城後來破趙殺將扈輒斬首十萬趙乃

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相錡封李牧為武

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

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

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

受命趙使人微順得擊牧斬之廢司馬尚王翦因急

擊趙殺趙蔥屠趙並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孫子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牧以小利委敵而匈奴故縱是也

新刻正百將傳評林卷之二

卷之二

二十七

新刊官板批評正百將傳卷之二

東光 張預 公立甫集

東浙 趙光裕 克榮甫評

金陵 周曰校 應賢甫刊

趙趙奢 趙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漢韓信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正百將傳評林

卷之二

趙奢

按奢之用兵
審機度執勞識

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

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及召問
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
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
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屬魏郡在邯鄲西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
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秦伐

善近秦使而
日夜趨之者
不意也

先據北山而
擊破秦軍者
先至而待敵
者勝也

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
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
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今
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
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
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
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鐵質之誅
趙奢曰胥後至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
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

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
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
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
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趾長平時
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
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
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
趙括為將且走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
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

此下記趙奢之子趙括不能如父之用

不知今變相如慮其敗

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
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
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
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
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
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
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
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日為將
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

輕易言妄慮其敗

私其貨利母

慮其敗

卷之二

卷之二

三

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
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矣矣括母因曰主終
遣之卽有不如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旣代
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從竒兵伴
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
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
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
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卒不

誅也百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
盡喪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
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
趙以尉文邑名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孝成王
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
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
趙以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
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讐人郭開
郭開趙之佞臣前間殺李牧此又間阻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旣見廉頗廉頗爲之一

郭開趙之佞
臣前間殺李
牧此又間阻

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旣見廉頗廉頗爲之一

正百將傳言本
廉頗趙欲勝
敵得乎

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
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
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
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孫子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奢因秦間之來
而善食以遣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一利為爭
地奢發萬人先趨北山是也

趙廉頗

按頗之用兵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

以勇氣聞於諸侯
廉頗
之事作
傳之也

以勇氣聞於諸侯聞相如者趙人也拜為上卿位在
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
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
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
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
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與相
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
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
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

相如為恩
私可也而曰
先國後私則
終未釋然

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
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
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
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
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
聞之內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
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
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二軍居二年復伐齊幾邑名拔
之後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頗行事備趙奢傳

孫子曰今素行者與衆相得頗之思用趙人是也

齊田單

按單之用兵
以詭譎神奇
為主另一家
法也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濬王時為臨菑市掾不見知
及燕燕使樂毅伐破齊濬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
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
籠傳音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
車敗轄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
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

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多作倬齒也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二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因歸

今食必祭祖

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我之計也以一卒為神而動稱神師者所以愚士卒也
宣言惟恐燕人勦齊降卒掘齊冢墓者所以激士卒也

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我之計也以一卒為神而動稱神師者所以愚士卒也
田單曰子勿言也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恐燕軍之勦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勦皆怒堅守唯恐見得軍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

與士卒分功而後以飲食饗士者所以無士卒也

使老弱乘城

且遣使約降

又令富家遺

金燕將者皆

所以愚弄敵

人也

既設計多詭

譎之計內而

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墓燒灰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者。」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

士卒可用外

而燕軍懈

乃以火牛攻

之此所謂善

出奇者無窮

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驚。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謂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夾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軍託神教。而使衆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單卑辭約

降而奇兵奔擊是也

前漢張良

張良未嘗親將兵而謀慮深遠所以能與漢室要之其為漢者無非所以為韓報仇也此良為韓報仇之事命力上以鉞推擊秦皇此

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方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狙狙伺候也狙十頭切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嘗從容步遊下邳圯上圯橋也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歐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

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此記良得石公兵法之事

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五一作百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

和而乘其詳詳其正其

沛公勿留秦宮者正欲

不欲去沛公者正以為歸至也

二百得專平本

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軍終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暴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劫樂為雲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其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沛公曰臣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

此記其為蜀
對詳先之事

漢王燒絕
所過棧道又
遺項羽書又
以齊反書遺
羽無非為漢
為漢者為韓
殺仇也

地可盡乎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
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
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為婚令項伯具言沛公
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
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歸韓良因
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
固項王意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歸至韓時漢王
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
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

三人於漢
以定天下

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
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
而還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
誰可與其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
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
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
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黥布而
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
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

不將兵而但畫策此良所以功高諸將

將兵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二年項羽急圍漢王
榮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
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
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
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
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
外來謁漢王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
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

良因食其論湯武封杞宋之事故就湯武辯說七段

良因食其論湯武封杞宋之事故就湯武辯說七段

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籒
為大王籌之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者明之事以箸度今時之不若也曰
湯伐紂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
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王伐
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
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容
之間式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
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
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七事皆言其不能為湯武處而惟第八東直譚游士之情竦動法王意故即錯印

府廩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

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

撓而從之唯當使楚無強強則六國羽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

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孺幾敗

乃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

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

侯皆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

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

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

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封良

良辭重封亦見戔之意

為留侯。上以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
 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
 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
 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
 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
 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
 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
 先以謀反之
 危言感動帝
 心次請先封
 乎雍齒以悅

我故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
 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
 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
 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
 矣。」劉敬說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
 維陽東有成臯，西有殽函，背河向伊，維其固亦足恃。
 留侯曰：「維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
 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
 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
 勤都關中良
 之計審矣

至此而良為
韓報仇之志
始酬然終不
說透
欲從赤松子
游特假此以
辭帝耳

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

公書者后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
石取而室祠之

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良請啗秦將而襲擊之又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良借前者以破酈生之說又曰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良未嘗有戰鬪功又曰房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又曰銳卒勿攻良謂楚人剽疾勿與爭鋒是也

前漢韓信

韓信之用兵

平水

如初見漢王
料項王三秦
王之敗與夫
木壘渡軍皆
水立陣拔旗
立幟囊沙擁
水皆以計謀
為上而戰鬪
以之者也
此言其寄食
於人之事
此言其受辱
於人之事

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
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下鄉縣屬淮陰也數月亭長妻
患之乃晨炊菘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
因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以木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
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
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如
公子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
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

此言其不過
於項羽又不
過於項羽

死出我袴下袴作騰上股也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伏
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
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以為郎中數以策
干項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
連敖典客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十

此言其在漢
則身奇於勝
公而得全其
生又見奇於
蕭何而得力
大將

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
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典語大說之言於上
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
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

正百將傳

平本

二

共

上自知不可
死何故如失
左右手而何
又自知不可
无信故不及
聞而迫之后
來事業終類
以相成

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
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
何來謁上上目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
敢亡也臣追亡者爾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
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
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双王必欲長王宗
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其
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爵上久居此乎
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上即留不能用信上終去

又欲漢王設
壇以拜將者
所以啓其任
用之誠

耳王曰何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
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
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
必欲拜之擇良日齊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
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
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
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
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
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

不信此段說
論可見其經
各素定所以
動轍有功

此段言項王
行士之失若
漢王能反其
道則可王矣

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十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剝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越，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

王不待秦民
之心若漢王
心其而東則
三秦可傳檄
而定矣

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目以為得信。晚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

此記其定魏之事

陳船欲渡臨晉疑兵也木罌渡襲安邑伏兵也是遠而示之近之法也

關收魏河南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

此下記其平趙之事

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破代兵擒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蹠血闕與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

左車所言至
計也成安君
非惟不能用
而又使韓信
規知之安得
不敗

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

先軍于水上
者欲按將士
之死戰也

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偕一赤幟從間道華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歿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收旗鼓

拔趙旗而立
漢幟者欲趙
人之驚散也

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後，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三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已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擒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

此與諸將論
背水陳之意

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卒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必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

此與李左車
謀取燕齊之

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以為擒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臣計本不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

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疆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

廣武此段議

論直經略之

至計蓋燕服

則齊服燕齊

王可將傳平林

卷之二

三

俱服則楚自可圖矣

即內奪去印符而信耳猶

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

不知何信耳之陳略至此

前酈食其說服秦將矣而張良請沛公擊之此酈食其說下齊矣而蒯通請韓信擊之然皆能取勝者皆因敵人之懈弛也

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孺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

苗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
 楚請救韓信以定臨苗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
 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
 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聞窮戰其鋒不可當齊
 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
 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
 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
 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
 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

或人之說龍
 且與李左車
 之說成安君
 其計皆當而
 龍且成安皆
 不所以皆
 取
 龍且輕敵如
 此安得不敗

以龍且之輕
 信而又陷其
 囊沙之計其
 敗宜矣

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
 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
 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
 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
 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
 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
 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
 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
 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

韓信假王之
 南重啓漢王

之疑良平勸漢王許之者亦一時權宜之計非以功論封也

此下記信不忍背漢之事

武涉之言大略謂漢王不可親信若項

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

王亡之六拾餘矣

武涉此言直切不浮但不知天命所屬耳

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漁史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左投則漢王勝右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

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幸與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

蒯通此言大略謂宜三分天下不可失時

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蒯通曰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一人相怨常山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亦

蒯通此言大略謂信與漢王相信不深且位高威重而可危也

剛通此言亦最勤

已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快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竊為足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北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

信不善處事

此會最楚而不會使漢王反敗於楚必行封邑而後來是要君也

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傳海與信，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信、越，皆引兵來。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

陳兵出入非所以自固適恐高帝猜忌之意故有雲夢之縛

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苦

力是言居能臣在當此際而言笑如此益增其禍

多多益善非所以自保益恐高帝猜忌之意

陳稀之反由

救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之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稀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擊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

信欲詐詔赦

徒以襲呂后

太子其處心

積慮非矣無

怪乎呂后之

謀殺之也

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信料楚漢之長短

又曰遠而示之近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又

曰入深則專十人不克信去國遠闢其鋒不可

當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信使萬人出背水陳

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信暴其所長燕從風而

靡又曰半渡而擊之利信決灘水而斬龍且是

也

前漢周亞夫

周亞夫絳侯勃子也文帝封亞夫為條侯續絳氏

漢亞夫用兵

王子嚴者持

三百年身事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軍前軍細柳以備胡則以嚴肅見禮于天子後承命擊長遠則以持重遂平乎吳楚其將軍也

此見亞夫善將兵文帝善將將矣

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也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

此下記其後吳楚之事

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慰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二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誡太子曰即有緩急用亞夫真可任將也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

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
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
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擊東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
故父絳侯客都尉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支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
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兵高壘
使輕兵絕漕泗口塞吳饒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
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絳侯曰善從其策遂堅修
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

都尉此言
真上策也與
太尉相合太
尉用之遂以
下吳

吳大將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
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
武關與大王會此奇兵也吳王以太子之
諫而不用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
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
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
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

正百卷專平水

卷之二

三

言而不用
吳王不用此
一計安得不
敗
此吳王不聽
相將軍之言
而然
委粟不救欲
吳王嚴於梁
而後乘之也
此太尉聽卻
都督之言而
然
此皆以諱制

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糧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寤，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

乃引而去。大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肖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攻也。吳王若聽田伯繇之言，則可成擒。前之執若聽有將車之言，則不至絕糧之厄。何為而敗亡？宋段記其不

乃引而去。大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肖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曰：謝病，居無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亞夫嚴約而天子

山百將傳評林
青侯降者之
事

按繼徐行又曰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吳攻
東南而亞夫使備西北是也

前漢李廣

按廣有騎射之才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時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因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李廣為隴西都尉吳楚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敵故朝廷不便專任

以才氣自負而不使當匈奴公孫昆邪蓋已惜廣矣何廣之不自惜耶

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廣為漢將軍受梁印故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內官之率貴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

解鞍以示不
走而胡騎遂
不敢擊此以
疑兵制敵也

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
匈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
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我留匈奴必以我為
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
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
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
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
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

行軍無部伍
之物合止就
水宜之便不
以刀手自衛
不以文書自
煩廣之法軍

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
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
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
之故弗從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
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
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
無部伍陣行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
以自衛以銅作鐃受一斗蓋幕府省文書然亦遠
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且簡易矣

問李廣程不

識皆邊郡名

將也李廣治

軍簡易而士

卒樂之程不

識治軍煩接

而士卒苦之

其得失何如

此皆其不慎

重所致

百一

卷之二

三

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
 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
 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
 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
 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以衛尉為
 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置
 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時
 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貌
 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

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
 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
 以故得脫於是至漢贖為庶人嘗夜從一騎出從人
 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
 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
 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安國於是
 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郎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
 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

過

李廣傳

卷之二

三

以有畏心而後則戲之故射有入石有不入也

虎而射之中石沒鏃一作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廣為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廣之將兵多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後廣以郎中

善習射

善于撫士

善于發射

李敢往還胡騎左右而我軍士安亦有父風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車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廣嘗與望氣

昔白起詐坑趙卒四十萬
踰白謂應得死今李廣誘殺羗人八百餘而劉翽謂應得不封侯乃知人命至重不可殺也
衛將軍受武帝之誠自以精兵當單于

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羗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後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為前

而不使當單于者為其輕於制之也
廣竟以此不得志遂致失節而後
廣之失道
以意望四
而造次
正百將傳評林

將軍今大將軍乃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不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主誠以為李廣老數亦母今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故徙廣廣固辭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走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出東道軍亡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幕幕遇廣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責廣之幕府對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廣謂其麾下曰

不用鄉導

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者皆垂涕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廣下馬解鞍而虜疑有伏又曰令素行與衆相得廣法易簡而士樂爲用又曰卒善而養之衆以殺降而不得封侯又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廣軍亡導而失道是

也

前漢衛青

按青之軍功最多而其善于治軍處終此傳無可見然其不斬蘇建以明已威而必歸之天子以明已不敢專權賢矣哉

衛青字仲卿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元朔元年青復將二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

匈奴以青兵
不能至而飲
醉故青等遂
得夜圍而勝
之所謂出其
不意也

平侯其後匈奴北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
殺略甚衆五年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
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
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
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
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
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與騎數百馳潰圍北
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
十餘人衆男女萬二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

辭三子之封
而明諸校力
戰之功青其
善處功名者
矣

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
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
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
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宜為陰安侯子登
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
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
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
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
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其秋匈奴入

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公孫敖
 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
 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
 沮為疆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
 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
 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
 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韓降單
 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
 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正軍正也閔名也律建忠
 都軍官長史一人

是以少擊
 以覆軍
 不可疑罪

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軍棄可斬
 以明將軍之威問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
 擒也今建以數下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
 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
 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肺腑謂
 親戚也不患無威而霸
 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
 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
 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
 建詣行在所

此亦見青之
 善治軍善
 於守職

孫子曰出其不意青夜圍右賢王又曰小敵之
堅大敵之擒青不斬蘇建謂其以少擊眾是也

前漢霍去病

我去病之用
共觀其自言
曰顧方略何
如不至學古
兵法此其天
致也
以張騫道童
而無飢渴可
見行軍不可
無鄉導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
為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
利斬捕首虜過當封去病為冠軍侯蘇建至上弗誅
贖為庶人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
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
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驃騎將軍

廣與騫並
並出廣以先
至被圍則廣
之易敗騫之

將萬騎出隴西有切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隴馬
討邀濮涉孤奴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警者弗取幾
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
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
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
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滅什七益封去病戶其夏去病
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
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
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

不降者頗遁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
亡者八千八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
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
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潁陰侯上嘉去
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城王渾邪
王及厥衆萌咸犇於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
餘人誅僥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
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
塞庶幾亡患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

下
服

後漢書

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
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
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令
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
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
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
令青出定襄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
匈奴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暮

挽趙信之言
欲出匈奴之
不意而伐之
漢之君臣亦
屬焉

漢書

卷八十二

四十一

武剛車自
五于騎往當
匈奴恐與
身出戰者不
伴

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
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亦從萬騎會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
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
強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
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昏漢匈奴相紛擊殺傷大當漢
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
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
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宣顏山趙信城得

食於敵而糧
不絕故能立
功果威

出塞之馬十
四萬匹而
悉有不滿三
萬匹在所獲

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
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去病騎兵車重與上
將軍軍等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太校當裨將出
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青
既皆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約輕齎絕大幕執訊獲
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
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
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
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二萬匹迺至大司馬

三卒亦可例
知故人主不
可窮兵黷武

顧方略何如
而不學兵法

此去病善兵
法處

匈奴不滅無
以家為此去

病忠君處

餘棄糧肉而
士有飢者與

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去病為人少言不
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
如耳。不至學。占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
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
省士。其從軍士為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
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
去病尚穿域矚鞠也。事多此類。青仁喜士謙退以和
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元狩六年薨
為冢象祁連山。元封五年青薨自青園。單于後十四

匈奴之失不善
術士也

歲而卒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
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青尚平陽主與
主合葬起冢象蘆山云。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
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
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

孫子曰不用鄉道者不能得地利。青以張騫道
軍而無饑渴。又曰兵無選鋒曰北。去病所將常
選又曰強而避之。青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又曰
重地吾將繼其食。去病約齎絕幕取食於敵而

糧不絕又曰破車疲馬十去其七青與去病以
十四萬騎出塞而歸者不滿三萬匹又曰視卒
如愛子去病反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是也

前漢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音圭人也始為騎士以六郡
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
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
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
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

帝

按充國用兵
記稱其常遠
斥候行必為
防備止必堅
營壘尤能持
重愛士卒先
計而后戰蓋
老成之將固

遂得解身被三十餘創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

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匈奴獲西祁王

擢為後將軍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笏塞至符奚麓

山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裳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

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特光祿大夫義

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

不出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素使不恭是後

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

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

言言人有
弱之勢

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即有豪。數相攻擊。孰
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居。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對。前
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
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
泉本我地。地肥美。本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
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
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
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

和

此言匈奴必
與羌人相合

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寒南抵厲國與先
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
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

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
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
罕开。廼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
邊。兵豫爲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
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
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充樂黯皆斬之。縱兵擊其

果如充國所
料
先零罕开皆
西羌也種各
有豪數相攻
擊成仇前句
奴聯合諸羌
而二羌解仇

作約遂以起

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揚玉等
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
史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為虜所
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時充
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
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
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
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
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湏

言兵難踰度
見他深識兵
机處

其防範之密

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衛故先
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
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
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
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隘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
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四望隘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兵候
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
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

不擊數十百
騎者慮我兵
之新倦又恐
為誘人之誘
兵其老成之
見也

此數句總是
充國之善兵

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家相款言曰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大善為兵
 今請欲一闔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郎中將印將
 期門依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今居虜並出
 絕轉道印以聞有詔將入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
 守合疏捕山間虜通轉道津度初罕那豪靡當兒使
 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
 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
 廼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賊

使諸羌互相
 捕斬除罪此

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
 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
 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
 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
 極廼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為寇土
 地寒苦漢馬不能多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
 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
 為命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豈奪其畜產虜

充國素善兵
 爾比云欲以
 威信招降罕
 开充見其不
 喜兵

此段辛武賢
 欲以萬騎合
 擊罕开而天

子下其書於
公卿議之

此段充國以
為罕开不可
擊當先擊先
琴以震動之
而天子亦下
其書於公卿
議之

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
子下其書充國今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
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
千里以一馬自駝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斛麥八
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傷軍進
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
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
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
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亡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

此段公卿皆
謂先零兵盛
當先破罕开
而天子遂教
充國進兵也

开閭昧之過隱而勿言先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官
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
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
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
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
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
書敕詣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今張掖以
東粟石百餘盈橐橐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
將萬餘之衆不且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

冬虜嘗當畜食多積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
 戰殊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
 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羗將軍武賢將兵六千
 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
 侯奉世將嫪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
 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羗入鮮水北句廉上去
 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
 西竝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
 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羗解者已詔中郎

將印將胡越依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
 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州兵深入教
 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
 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誚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
 有守以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
 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羗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
 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
 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軍宣
 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羗楊王將

此段充國深
 明先零為寇

當先擊罕开
無犯當緩擊
若先擊罕开
則先零必助
之而二羌益
堅其約不如
先擊先零則
罕开不煩兵
而服矣而天
子從之

騎四千及前輩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羗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羗欲為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湏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愚以為不便。先零、羗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

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深入，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湏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殖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

此段言充國擊破先零而罕開果聞風自歸不煩兵而下徐行以驅先零而不急攻以致其死聞此謂窮寇勿追也

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服。須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羗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

此段言充國因羗人降者漸眾欲罷騎兵萬人屯田以待羗人之

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卒。不煩兵而下。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羗將軍諸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羗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羗疆弩將軍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

敏

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去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往者舉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羗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羗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羗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

糴穀三百萬斛而羗人不敢動者正坐困之也

言兵費如此不可經久

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橐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後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施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百二千頃願罷騎

度臨羗可耕之田而罷騎

兵分屯則可
省大費

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
九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
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
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犷健各千倅馬什二就
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
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
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
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
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

此段充國言
罷騎兵萬人
屯田之便宜

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
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
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王班師罷
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取勝之虜雖未即
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
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
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
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

便宜十二事
大率謂下可
足食上可省
費內可固國
外可威虜且
使羌人貧破
我免轉輸誠
老成斟酌者

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
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
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僥倖不出令反
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墮之患坐得
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
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
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
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

朝廷問安虜
之期而充國
以來春報已
而果如所言

也大費既省繇後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
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
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將軍
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决可期月而望期月
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
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旱开莫須又
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
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

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虜自燉煌至遼東萬一
 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女
 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
 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漸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擊
 鎗鬪其逢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
 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
 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擒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
 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它
 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

此段充國言
 羅騎兵留屯
 為必擒之計
 羌人見之必
 然歸德度彼
 未春自服不
 踐而破矣

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
 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臣聞戰不必
 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而釋坐勝之道從
 乘危之執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臣竊自惟
 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
 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憚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
 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
 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
 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恐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

此段是朝臣皆是充國之議天子乃許其留屯但許他留屯者及當罷者人馬之數

武帝既從充國之言而留屯又從破羌強弩二將軍之言而擊羌故斬長降服

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上得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疆食謹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中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中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

長而明年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充國奏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

浩星賜欲充國歸功破羌強弩二將軍豈為保全功名也充國則不惜餘命而對上明言利害上即然之而大行封賞

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本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以效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卒武賢歸

此見充國不以身謀妨國

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家猶非揚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志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佐良兒為君靡王為獻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特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並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無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酒數醉酌羗人羗人反畔卒

聖言充國舉幸臨衆而阻幸湯有知人

此段言成帝時命揚雄就充國圖畫中頌之

如充國之言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策焉年八十六薨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羗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我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褻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共旅干罕之羗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元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

此頌詳盡充國之事
功廼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

後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充國謂
兵難踰度又曰以虞待不虞者勝充國常遠斤
候又曰取敵之利者貨也充國以錢誘羌令詣
捕斬又曰主曰必戰無敵可也充國謂便宜有
守有安國家又曰致人而不致於人充國練戰
士以須其至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充
國攻先零而罕羌服又曰窮寇勿迫充國緩驅

先零又曰以飽待饑充國謂糴三百萬斛殺羌
不敢動又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充國以死守
便宜是也

正百將傳評林卷之二

新刊官板批評正百將傳卷之三

東光 張預 公立甫集

東浙 趙光裕 克榮甫評

金陵 周曰校 應賢甫刊

漢陳湯 漢馮奉世

漢鄧禹 漢寇恂

漢馮異 漢岑彭

漢賈復 漢吳漢

漢耿弇 漢耿恭

漢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有資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後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其廷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郎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下令燕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

漢使者江迺使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上書言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建昭二年湯與廷壽出西域湯為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廷壽謀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然無金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

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
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
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
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
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
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
葱嶺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
赤谷過烏孫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

以伐

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飯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
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且色子昇開
車以爲道且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且
知鄯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
問漢在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願歸計疆漢身入
朝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
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延壽湯因責之我
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正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
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明日前至鄯支城三里

先知
湯得
予而知
情所以

有功
飾言來迎
支之入朝以
應之

馬言卸支失
主客之禮以

三十一子傳平林

卷之三

二

責之

止營敷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吏招漢軍曰鬪來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漸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然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

即又自以無所而巳出

其計窮矣

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入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

陳湯既克郅支而上疏報捷

以鹵獲得罪因而得出

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竝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豪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讐也上立出

石頭以湯矯制兵師不欲加封

劉向辨湯功大而當封

吏士既至論功石頭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不吉之耻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引方叔吉甫
以明二人之
功當封

引齊桓二師
以明二人之
過不當錄

蠻荆來威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
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
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
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
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
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
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疋雖斬
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
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疆於大宛到文

鄧文

前言湯誤以
課房王侍子
而載而得罪
順各求救解

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
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
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
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
師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廼封延壽為義
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
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王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
宣惠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

言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而陳湯料其五月日解果如

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鄯文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屠三重城斬鄯支之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海內漢武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

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其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廼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湯卒於長安

此謂知戰之日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湯矯制發兵而漢帝不誅，又曰：取敵之利者貨也。湯以虜獲賦與諸國，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湯謂胡兵五而當漢兵一，又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也。

前漢馮奉世

按奉世前使外國，則因漢車之叛，以節諭諸國，而終兵以滅之。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補武安長史。官年三十餘歲，方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從軍擊匈奴。先

萬而並造以破之，蓋識權變之宜，又識衆寡之用者。

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汗為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邁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國使者奚克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軟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

比敘奉世立功於莎車國之事

以為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乎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王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沙車王禮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其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是時莎車國王攻劫南道諸國與之敵則在所當也明解漢又煽動北道諸國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制當

議當以丞相將軍議封者為是蕭望之議不宜封者為非
問陳湯馮奉世均之出使外國不由君命而立功者石顯蕭望之謂其矯制不當封劉向與丞相將軍則謂其有大功

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例以奉世為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詔召丞相韋元城御史大夫鄭洪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元城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皆畔不以時誅亡

而當封其是非何如

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輶而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羗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羗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

西羗友亂奉世願以四萬人從討朝廷僅以萬二千騎與之竟以失利上書請兵朝廷復遣任下秋帥六萬餘兵與之合擊遂破羗虜奉世其識衆寡之用矣

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羗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後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帛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羗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羗虜盛

但願得衆而不須天將者恐其不知三軍之權也

此段詰奉世切戰不利之

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天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謫之曰皇帝聞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羗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開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

此段詰奉世不須天將之

此段破奉世轉輸之說

甚怪之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惠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擒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羗虜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羗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上曰羗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其後錄功賜奉世爵關內侯後歲餘奉世

此段記奉世
死后杜欽追
論其功

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克
國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其延壽以誅郅支單于
封為列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
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
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世使
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
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
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
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

引...
此似奉世之
功當自錄

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
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
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
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奉世矯制發兵而
漢帝議封又曰兵聞拙速未觀巧之久奉世謂
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即決利害相萬又曰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惑奉世
以謂不煩煩大將是也

後漢鄧禹

按禹沅深有大度師行有紀定河東撫關西破延岑為中興首功

此記禹初見光武之事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仗策比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向服軍政

何養民致貧之意皆開國之計讓也

此記光武任禹西征之事

蕭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當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及赤眉西入關更始王匡成丹劉均以拒之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奔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沅深有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建武元年

此記禹戰勝
更始諸臣遂
定河東之事

禹自箕關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
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
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
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
萬復共擊禹七軍不利會日暮戰罷諸將見兵勢已
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
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勸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
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
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悉追獲劉均遂定

此記禹感悅
關西人心之
事

此正其務悅
民心焉

此記禹不肯
徑攻長安之
事
此謂軍有所
不擊

河東光武郎位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為鄼
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
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
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
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載白滿其車下
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
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
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
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

禹不攻長安
而休兵北道
以觀其弊真
得審時度勢
之宜

指既與敵爭
權則防亦可

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
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
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拘邑禹所到擊
破赤眉別將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帝以關中未
定而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
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
之心禹猶執前意遣馮愔宗歆守拘邑二人爭權相
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帝問使人情
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

和
帝立廟以合
其散者也

此易所謂享
帝立廟以合
其散者也

此段記禹之
見敗于赤眉
也

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
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眾歸罪時赤眉
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
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
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
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
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
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召禹還
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

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激戰輒不利後與車騎將軍鄧洪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延岑與秦豐寇順陽間與禹護復漢將軍鄧舉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封禹為高密侯薨

此記禹擊破延岑之事

孫子曰雜於利而務可伸禹因賊不出而更得理兵又曰修道而保法禹師行有紀而降者日衆又曰軍有所不攻禹不攻長安以避其銳是

也

後漢寇恂

按恂堅守河
西士馬完集
轉輸不絕為
光武固中興
之基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

而先墮大信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
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
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恟叱
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恟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
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狗上谷
急發况兵恟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
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力
不能獨拒如何恟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請東
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恟到

此見恟有擇
君之明

漁陽結謀彭寵恟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
其軍遂與况子奂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恟為偏
將軍數與鄧禹謀議禹竒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
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
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恟文
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恟
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恟曰河內完富吾將
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
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

鄧禹薦寇恟
亦見禹有知
人之明

光武委恟守
河內竟賴以
開基

此記恂守河內之事

恂以温為郡之藩蔽而馳赴之蓋深知要害者也后張巡以睢陽為江淮保障而死守之亦

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魏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財
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
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
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温檄書至
恂即勒軍馳出前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
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
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
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
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

其意
茂陳動而恂因擊破之
可見三軍以氣為主

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
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
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
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傲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
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
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并斗以廩百官
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郎
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
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

此恂因董崇所言曲為自保之計

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為鑑，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來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朗**連兵為寇，拜恂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封恂**雍奴侯**，執金吾。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為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

此記恂乎定潁川之事

此記恂善處賈復之事

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

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脩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代朱浮為執金吾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証而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

此記恂威服潁川之事

峻之事

百姓渡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及囂死峻據高平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征之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

奪其謀主則不得不降矣

此攻心之法亦取勢之法

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卒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恂揚言劉公兵至而敵陳動又曰軍無糧食則亡恂轉輸不絕以繼軍食

又曰上兵伐謀恂斬使降城是也

後漢馮異

其用兵明其信而通其始之將李秩以離其黨善於奇伏而降赤眉八萬餘眾以分其勢審勞逸動靜之機而敗魏寶之將行悉以安三輔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開門奉牛酒迎光武以異為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益善亭時天寒冽眾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日光武諸將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製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

漢書下河南
十三縣直中

與元功也

且粥麥飯乃
上天王戒之

其之謙退如
此故能保全

激發

之遺書

沱河至信都便異別收河間與還拜偏將軍從破王
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
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
竝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
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
將軍光武以此美之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
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
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
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統二郡

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
聞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
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
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規存亡之符見廢興
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
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
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
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暴周不
足以喻季文誠能覺之敗亟定大計轉禍為福在

世宗本紀

卷之三

三

此書於
歸心於
主者也
不與異爭
鋒而異得此
代軼之歸請
主其矣
率軼未歸皆
更始所命守
洛陽者光武
後以軼書督
露今歸知之
所以惟其交
也而歸果如
可謂

此時矣如猛將長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
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唯深達蕭王
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
鋒故異因此得此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
南成臯已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士鄉
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
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官震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
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垂離多有降者建武二年春
定封異陽夏侯時赤眉延之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

推兵象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敕異
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
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
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
念自脩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異與
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
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
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洪等引歸與異相遇
禹洪要異兵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

比敕語便見
王者氣度

推兵象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敕異
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
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
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
念自脩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異與
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
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
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洪等引歸與異相遇
禹洪要異兵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

異欲以恩信
誘赤眉而禹
不從異欲因
六率飢倦休
其而禹又不
听遂致大敗
若非異變衣
設伏之謀安
主破之哉此
見異之將累

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雖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万成計也禹洪不從洪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亘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还擊洪上軍潰乱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听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典麾下数人歸營復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数方人典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典赤眉同伏於道側

日異而賊氣
衰所謂書屋
懼也

始敗而後勝
皆異變服設
伏所致
同谿池池具
所敗所勝之
地
帝之以章示
異所以登其

旦日赤眉使万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上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降男女八万人餘衆尚十餘万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劳苦始雖重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詐後人有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皇帝便以章示異上恟懼上書謝曰

心也因其有
俱意而又報
之如此帝之
待異亦誠矣

臣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
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
決未嘗不有悔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湏殺之
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
所蒙巍上不測乎誠冀以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臣
章戰慄怖懼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
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
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詔曰倉卒蕪菱亭臣
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

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
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後諸將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
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
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
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
怛怙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最吾憂也
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
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

先據栒邑是
以逸待勞閉
城偃旗鼓是
以靜待動卒
然擊鼓建旌

帝出是出其
不意

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異後病發薨於軍

孫子曰親而離之異致書李軾以聞朱鮪又曰急取之異變服相亂而勝赤眉又曰先處戰地以待敵者逸異先據柁邑以待行巡又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異偃旗臥鼓而敵不知是也

後漢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漢兵起攻拔棘陽彭歸宛與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

後彭特軍嚴
更更有機變

以始見光武
之事

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會光武徇河內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切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承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効光武深接納之更

此下敘其招
降朱鮪之事

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為
敕發大將軍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行大將
軍事與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
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
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
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
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貧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
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
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

彭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上曰夫建大事者不忌
小怨鮪今若降官豈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
食言彭復往告鮪上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
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請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
彭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
彭夜送鮪歸城明且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
封扶溝侯南鄭人秦豐據黎兵自稱楚黎王迂彭征
南大將軍令率傅俊臧官刘宏等三万餘人南擊秦
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

此段敘其敗

西擊山都而

消兵東渡沔

水此近而示

之遠與韓信

夏陽渡軍相

似

此段叙其圍

之幸

此段叙其圍
之幸

進帝怪以詰彭上懼於是夜勒兵馬中令軍中使明
且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上郎
悉其軍西邀彭上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河
頭山大破之徙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褒黎兵擊破諸
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川為營豐
與蔡宏夜攻彭上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
斬蔡宏更封彭為無徒陰侯彭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
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
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救彭書曰西城若

此段敘其破
公孫述之事

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足既平隴復以蜀
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未沒盡餘
翼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翼得出還冀漢軍食盡
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翼出兵尾擊諸
營彭殿為后拒故諸將能全出火燒後公孫述遣其
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
牙橫江水起浮橋闌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
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
數千艘彭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

正百非傳
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
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
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
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
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詹奇應募而前時
大風狂急詹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鈎不
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
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
者數千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長驅

來風飛火燒
斷浮橋是以
火佐攻此彭
入蜀之始策

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
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
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
爭開門降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
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公孫述使其將
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
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張
楊翁與賊官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沔都
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

此是疑有所
不攻

張疑兵以牽
制延岑而自
率兵沂都江
以上徑拔武
易繞出延岑

車后此出其
不意故述大

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
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
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
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
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
長驅武陽持軍整齊毫無犯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彭申令西擊而潛兵渡沔
又曰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彭軍忽至而蜀地震
駭是也

後漢賈復

入故每戰有
劫而輕於赴
敵故不使獨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
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
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塩河東會遇
盜賊等北十餘人皆放散其塩復獨完以還縣縣中
稱其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
亦稱有將帥節於是復為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
羸光武解左駱以賜之從擊青犢於射大大戰至日
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更士皆飢可且朝飯

破賊而後朝

復之料敵

此與武帝因李演輕敵而不使當單于者同意

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此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後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卽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更始卽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卽最強寇為以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卽帝笑曰執金吾擊卽吾復何憂大

以擊卽自任

剽兵甲而教儒李復善体君心矣

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卽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兵甲教儒學帝深然之未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二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

正百將傳平木

卷之三

甚厚。建武三十一年卒。

孫子曰：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復常輕敵而
光武不令別將，又曰：擇人而任之，復請擊郾而
光武以謂吾復何憂是也。

後漢吳漢

後漢斬幽州之苗曾以發其兵襲鄴城之謝躬以弱道始定富平蔡索於平原破蘇茂於廣樂取公孫述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官屬皆欲附。

力夫但欲并力攻而不知威軍節食乘勝攻述而至於分營受圍是其失也

吳漢設計使彭寵歸光武

王郎寵不能奮漢乃辭出止外。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見親信。

鄧禹薦吳漢

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
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
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
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謂漢乃將二十騎
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客漢即搗兵騎收
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靡從遂
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滎陽諸將望見漢還士
馬甚盛皆曰士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幕府上兵
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

吳漢發幽州

光武誘謝躬
出鄴城因使
吳漢襲其城
而殺之

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
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其定邯鄲而躬裨將虜
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
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
直吏也故躬不自疑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
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大必破之尤來
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
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
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

三才傳平木卷之三

三十三

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光武北擊群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建武二年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齎書定封漢為廣平侯率驃騎大將軍

賈

是

莫倉而起與漢高傷胸扼足者同意此語亦科得是

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隋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詣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且日建茂出立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

吳漢招降扇五姓

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
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而
南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
聽曰使南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
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
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反漢又
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
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
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

吳漢率衆平富平獲索

此下記其功

取公孫述之事

聚因追討餘黨遂至無益進擊勃海皆平之八年從
車駕上隴遂圍隴於西城帝敕漢曰諸郡甲卒但
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
拜力攻置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後逃亡者多
故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于一年春與公孫述將魏
黨公孫未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
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捷爲
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
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

劉尚合軍於
江南遂能勝
述此見行兵
不可不知分
合之變

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三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

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入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旛，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

饗士秣馬閉
營三日不出
所以養氣即
力也

多旛使

王百將真平林

卷之三

三五

烟火不絕乃
疑兵也

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
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
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
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
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
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
唐耶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
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
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

八戰八剋則
述已困疲矣
故漢遂能殺
述

差強人意只
是言其不忘
武備

不買田宅是
國尔忘家之
意

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
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戰攻之且歎曰吳公差
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
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
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常出社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
責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
分與昆弟在家二十一年薨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漢激怒軍士而破建軍又
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漢取守長而降五姓又

曰軍無糧食則亡漢兵食少而退敗又曰我專而敵分漢與劉尚分屯而光武大驚是也

後漢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父况以明經為郎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為門下吏及光武即位封好時候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卒騎都尉劉歆大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

按弇之用兵大率以奇譎取勝

人等不鍾城者欲威服鐘城人也

晉巨里而使邑者欲誘致邑也

弇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林木揚言以填塞阬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脩攻且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降者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

揚言攻巨里

而自引精兵

上岡阪所謂

出其不意也

遂誘致費邑

而斬之

聲言攻西安

而又會兵臨

淄亦出其不

意也遂拔臨

淄而驚走西

安之張藍

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免懼費敢悉亡歸張步奔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據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奔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奔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

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奔乃令皆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

引兵解小城
而水之弱者
欲誘致張步
而殺之也

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第藍洪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日復勒出是時帝在魯聞

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一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醞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目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復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

此光武備美
秋會

此光武招降張步

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
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
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又曰橫京鄴生及田橫降
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
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奔因復追
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奔傳步詣行在所
而勒兵入據其城立十二郡旗鼓令部兵各以郡人
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
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

師奔凡所平郡四十一六層城三百未嘗挫折每有四
方異議輒召入問筭籌策永平元年卒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奔逼巨里而
致費邑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奔攻西安
而拔臨淄是也

後漢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騎都尉劉張出
擊車師請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
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戍已校尉乃以恭為

按恭為將有
節計亦有天

戊巳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詣者關寵為戊巳校尉
 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
 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
 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
 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
 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敗匈奴逐破殺後王安得而攻
 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
 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
 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

此亦詭言以
 天敵人

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直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
 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恭募
 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
 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斃馬
 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二師將軍拔佩刀刺山
 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
 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
 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
 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車師復步

拜井出泉天
 意也揚水示
 虜所以服虜
 之心

者鎬弩而食其筋革其困極矣後張巡之事類此誘降不屈乃見大節

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
煮鎬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
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
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
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
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龍上書求
救時肅宗新卽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
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
之外則縱亦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

此光武因鮑昱之請發三郡及諸國兵救之北虜驚走車師復降而恭始得入塞

無邊事可大匈奴無理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
又二部兵人裁定可將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
弱盡力之效也可遣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
多具旂幟倍道兼程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
敢當以十日間足還吾塞帝然之遣段彭與謁者王
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
餘人會柳中擊車師後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
會關龍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
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塞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

此記恭艱難
歸國之事

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三千人與羗從山北
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
虜來大驚羗乃遠呼曰我范羗也漢遣軍迎校尉耳
城中皆稱萬歲開關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
虜兵追之且戰且練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
十六人隨路死歿至王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
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
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
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

鄭衆鮑昱頌
恭之功而恭
得爵賞

此記恭因忤
馬防而被誣

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
大漢耻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
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為
騎都尉范羗為其丞金城隴西羗反恭上疏言方畧
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羗初恭
出隴西上言竇融皆在西州甚得羗胡腹心今太鴻
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
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忤
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

詔然望免官卒

孫子曰兵以詐立恭以毒藥傳矢而謂漢家箭
神又曰出其不意恭揚水以示虜而解圍是也

